

那年采写关陈村

□ 刘克强

盐都区西南有个百年古镇——秦南。明清年间，官府在此设“积谷粮仓”，故得名“秦南仓”。关陈村，就是古镇中的一颗新星。

说起关陈村，我熟悉。1958年5月，我从盐城农校毕业后，被分配到陕北乡农业中学任教。关陈村便是当年陕北乡政府的所在地，以三间茅草屋为校舍的陕北农业中学就在乡政府的一旁。我在这里任教一年不到，但这个村的贫穷落后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30多年以后，来到阔别已久的关陈村，眼前的景象让我无论如何辨别不出当年的模样。这个昔日名不见经传的穷村，今朝竟然跨入盐城市“小康示范村”行列。

为此，我重点采写了一个人：曹文萍。曹文萍，自高中毕业后就搞起了电器修理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他到盐城承包起了一片电器修理门市，因手艺出众，又会管理，生意越做越兴旺，他本人的年收入就在万元以上。那时的万元

户别说在关陈村，就在偌大的盐城也为数不多。而当关陈村老书记找他谈话以后，他毅然放弃了收入丰厚的电器修理门市管理经营工作，怀着报效家乡、振兴村办企业的豪情，回村担任村电器厂厂长。这是1983年的2月，当年他26岁。

初上任，他有好几天没睡过一个整觉。如何使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厂焕发生机，是守住摊子？还是另辟蹊径，重新创业？他选择了后者。为了拓展业务，第一次出差，他先到上海，接着又闯到浙江衢州，一口气拿下了5万元的电热圈销售订单。因为随身带的盘缠实在少得可怜，在一家小旅店住下以后，身上还剩下三角钱，不得已只好借钱打长途电话回村要钱。20来岁的壮小伙子就靠三角钱熬过了三天三夜。当他第四天收到村里汇来的200元时，一连吃了两碗面条，转头又踏上了新的征程，终于又谈成了4万元的业务……首战告捷，小厂当年创下利润2.2万元，第二年小厂利

润翻番。然而这点成绩，还不能满足曹文萍的胃口。厂里没有“拳头”产品，难以在市场立足！这个问题成了曹文萍的一块“心病”。1985年，他瞄准燕舞集团时，就干脆做起了生产配套变压器的文章。为了研制电源变压器，他干脆吃住住在厂里，一连几个月不回家，经过106天的艰苦奋战，终于按照燕舞集团的设计要求，成功制作了电源变压器，并很快投入了批量生产，从而攀上了燕舞集团这门“高亲”。

之后，电器配件厂、新型建材厂、水泥制品厂以及打桩队等九家企业相继问世，这些村办企业以电器厂为龙头，以滚动方式向前发展。1995年村办企业产值和利税分别达到2000万元和210万元。关陈村在那时就实现了工兴村的初步目标。

采写关陈村的过往，让我看到了村党支部带领千群致富奔小康的战斗堡垒作用，而这个曹文萍能够紧跟时代节拍，审时度势，以身作则，一步一个脚印引领大家同心干，其发挥的“领头羊”作用至关重要！

丝瓜是人们吃得最多的一种蔬菜。

宋代杜北山有《咏丝瓜》诗：“寂寥篱户入泉声，不见山容亦自清。数日雨晴秋草长，丝瓜沿上瓦墙生。”丝瓜易种易活，生命力十分顽强，给它们一点阳光、一点雨露，它们就会随遇而安，蓬勃生长。在乡下的瓦砾间、墙角边、苇葭的存见处，随地都能见到它生长的身影。绳索、墙壁、大树是它施展绿色的“网”，这张“网”撒在院墙上，院墙变绿；“网”搭在院棚上，棚下摇晃着一块块绿荫；“网”爬在树上，树渐渐变成绿色的宝塔。

记忆之中，母亲在菜园苇葭的一个存见处，用小铲锹翻挖面盆口大小的地块，四周用砖块围好撒几粒丝瓜种，浇上水，再用芦苇围好，用带子把芦苇扎成把，倚在苇葭上，隔三岔五地浇浇水，不久它们就争先恐后地钻出地面，害羞似的绿脑袋上总顶着一个黑帽帽。丝瓜苗出土后，不断地分蘖长叶，伸枝放藤。杆分枝，枝分藤，藤分蔓，一撮丝瓜要不多时就成了一片绿色，远看就像给这片长长的苇葭披上了一张绿色的网。

丝瓜成熟了，在菜园的苇葭上，爬满了丝瓜，密密匝匝。在茂盛叶片上，缀着一朵朵清雅的黄花，透露出一种神韵，像一个个金色的小铃铛，当金铃铛不再摇曳芬芳音乐时，一条条嫩绿嫩绿的丝瓜就悄悄地生长，慢慢地变长变大，垂挂下来时，有的直直粗粗的，有的弯弯曲曲的，绿莹莹的，清新可人。

丝瓜不仅翠绿鲜嫩、清香脆甜，且采摘方便。那时，母亲从地里收工回来，急急忙忙去苇葭上，摘几条丝瓜回来，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的，再用刀划开，剥去外皮，丝瓜瓤做汤，丝瓜皮做菜，一席工夫，母亲就把午饭做好了。炒丝瓜皮是我们最喜欢吃的，母亲将丝瓜皮切成一小长条，放上一些青椒，用自家小油坊榨的菜油，放在锅里炒，再放上自家酿制的酱油，实在是一道可口的好菜，喷香油润，嚼在嘴里酥酥的，味道鲜、下饭。即使几十年后的今天，这鲜美的味道还停留在舌尖上。

丝瓜浑身都是宝。秋天，丝瓜藤逐渐枯萎，绿叶变黄，随风飘落。父亲将枯干的丝瓜藤连根拔起，堆放在灶屋里做柴火，用来煮饭烧水。母亲将老丝瓜里的籽粒取出来，存放好，来年当种子。干枯的老丝瓜里面的网状纤维称丝瓜络，可供药用，是较好的中药材，丝瓜还具有凉血解热毒，活血脉，通经络，祛风化痰，除热利肠和下乳汁等妙用。丝瓜络也可拿来刷锅洗碗，或者用来擦背洗澡，有时母亲将丝瓜络送一些给城里的亲友，他们很是喜欢。

母亲菜园苇葭上那片蓬勃的丝瓜，将会是我一生中最美的风景。

丝瓜

□ 谢建群

清秋糖藕香

□ 沈顺英

清秋时节，故园糖藕，以绵甜、软糯、桂花香气浓郁而备受人们喜爱。糖藕，作为一款老少皆宜的小食，小孩嗜其甜润，大人醉其清爽，老人好其恬淡。

秋风渐凉，此时的嫩藕，脆嫩亦美白。生吃，味道甘甜，有雪梨之滋润，荔枝之清润；和糯米、蜂蜜、红枣一起煮，粉红透明，软糯爽润。

东坡云，“腻玉圆搓素颈，藕丝嫩、新织仙裳。”莲在水里如清新少女，藕进了厨房也宜风雅。将薄薄藕片撒上糖，糖渐渐融未消似着纱衣，晶莹剔透光泽闪动，用蓝花白底瓷盘盛出，美食配美器，让人感叹岁月静好、尘世温柔。

水乡鲜藕有七孔藕和九孔藕之分。七孔藕绵软酥烂，九孔藕脆甜汁多。做糖藕以七孔藕为宜。取藕茁壮挺直的中段一节，里外洗净，先斜切一节作为帽盖，而后将淘净晾干的糯米灌入藕孔，边灌边拍藕段，尽量使糯米在藕孔中灌得满当，并用圆芯筷杵实，再把先前切下的藕节头复位，用牙签固定，以防糯米从藕孔中漏出。

糖桂花，是做糖藕绝不可少的点睛之笔。星星点点地撒些许，如碎金铺在琥珀上，藕原有的清芬，此时又增添了桂花的幽香。在干净的瓶罐里，铺上一层白糖，铺上一层桂花，再一层白糖，一层桂花，循环往复，最后用调羹压紧，密封，放在避光阴凉处。眼观着桂花颜色愈发深沉，白糖慢慢溶在桂花的香浓蜜色里，至融为一体，就是大功告成了。

藕放入冷水中，大火煮开后加冰糖改小火慢炖，炖上两三个钟头后，投糖桂花、赤砂糖大火收汁，最后就看到了色泽酱红、汁水如蜜、入口清香甜糯的桂花糖藕。将黏黏糊糊、嚼嚼喳喳的藕段夹出，轻轻撕去自然翘起的表皮，半冷半热时用快刀快切，浇上炖藕的甜卤。叠放盘中。伴着那一根根缠绕开的藕丝，有种难以拒绝的香。浇上锅中浓稠细腻的甜汁，那已成肉红的藕片，顿时便愈发滋润晶亮了起来。糯米的糯，莲藕的面滑，再撒上点蜂蜜，夹起一块糯米藕。糯米和藕都会拉起长长的细丝，让你的味蕾当时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

糖藕的甜是慢慢煮进去的。这种甜，于有意无意之间，既不让人腻味，又不会掩盖藕本来的清素。而在平实甜味之外，另有一股桂花的馨香。夹一片入口，轻轻咀嚼，随着“吱吱吱”粘连的断裂声，酥糯甘美的藕与缠绵缱绻的糯米，有如一对丝连心契的璧人，让味蕾颇有些一腔春色关不住的韵味。

“冷化雪霜甘比蜜，一片入口沉痾痊”。此时天气干燥，吃藕菜喝藕汤，有养阴清热、安心益神作用。在江南老家，有“秋喝莲藕汤，来年不生疮”之说。

水中所产和土地所酿融合成的糖藕，兼具着藕和桂花两种植物的精华，占尽了故园水乡的韵致。看似轻描淡写、不甚着力，实则素雅悠长。清秋时节，啜一口糯软甘甜的桂花藕，最是暖心熨帖。慢慢感觉心静了，喧嚣尘事远了，清浅流年，这湿润的糖藕便是简单的幸福。



秋天的硕果

李昊天 摄

秋雨记忆

□ 戴永瑞

那一年，我意外地考上了民师班，从一名代课教师可以一跃成为公办教师，心里自然是兴奋不已。

我们民师班所在的师范学校在离盐城不远的射阳，在初秋的一天，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，离开了从未远离的双亲，只身一人来到了这个海滨县城。每天夜晚枕着射阳河单调的流水声睡去，一开始的激动终于被空虚和孤独的情绪代替，好多时候，望着阴郁的天，心里感到无比的落寞。

一个周末的夜晚，我被雨声惊醒。窗外的秋雨在远处的灯光下闪烁着光亮，那一刻，我的心头忽然涌起了思念，这样的感觉刻骨铭心。在秋雨里，我仿佛看到了母亲在村口焦急的眼神，看到了父亲忙碌的身影，那一刻，作为他们的儿子，我感到有许多言语涌在喉咙里。

上高中的时候，我才十四岁，因为离家远，成

了住校生。那个时候，每到周三的时候，就回家想得发疯，巴望着星期六早点来到。而母亲几乎每周六黄昏的时候，都要到村口迎接我。意外的是有一次周六下雨天，我全身都淋湿了，并且在路途中摔了一跤，那天母亲没有出现在村口。此时竟觉得自己有多么的委屈，泪水禁不住地流下来。后来才知道，母亲听了天气预报，为了趁雨前摘下白云般的棉花，一大早就来到棉田里，露水打湿了她的全身，炎热的中午她还没有舍得离开，饭都没有吃一口，等棉花摘完了，天下起了雨，母亲才想起自己的儿子，从田里匆匆地往村口赶，可由于劳累，母亲摔倒在路旁……等我站在母亲的床前，不懂事的我还在生着气的闷气。母亲摸着我的头，歉意地笑着，那笑还有许多苦涩。扶着母亲回家的邻居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，我读懂了母亲的笑，伏在母亲的胸前大哭起来。

每个星期日我会跟着父亲来到田地里，像薅草这样简单的农活都让我腰酸背痛。其实父亲就是要我站在旁边，看着他怎样劳作，让我不要忘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。绵绵秋雨里，我很少看到父亲的身影，我总以为父亲躲在哪里打牌了。但有一天父亲右手捂着左手，鲜血淋漓地往家赶时，我才知道父亲背着我们去赶工了。下雨天，父亲怕自己闲着，也怕我上学缺了学费和零花钱，就找了帮人拉锯的力气活，挣得几个小钱。望着父亲那皱巴巴的眉，我握住父亲的手，一个劲地问着，很疼吧？很疼吧？爸爸佯笑着，不疼不疼，你做好作业！

秋雨闪亮一幕幕往事，秋雨绵绵，怎么也比不上父母的情意深长。记得那个夜晚，我只想天早点亮起，我要趁着秋雨往家赶去，看一眼栖身于乡村的双亲……

粲粲只黄花

□ 陈卫中

临近秋分的时候，市区湿地博物馆里的万寿菊开花了。

花不是那种球状的，而是瓣状的。每朵花有十几个花瓣，有序地排在一起，画出一张张太阳一样的笑脸。花的颜色是那种极正极正的黄，浓浓的，好像两个指头一挤，就能流出黄黄的汁液。绿色的叶和茎作为依衬，黄花俏立枝头，随着微风轻轻摇曳。

虽然这块万寿菊的面积不大，但是此时园子里已经没有了其他的花在开，因此这片艳丽的黄就格外吸引人的眼球。循黄而至，面花而立，想起宋朝连文凤《菊》中诗句：“行行无长物，粲粲只黄花。”粲粲，源自诗经《小雅·大东》：“西人之子，粲粲衣服。”朱熹集传：“粲粲，鲜盛貌。”用粲粲一词来形容此时的菊花，真是恰如其分。

万寿菊，不仅花好看，名字更为吉祥。万年长寿，这是多美好的愿望。老人过生日，送一捧万寿菊，主人该是多么的高兴。其实，万寿菊有很多的名

字，最初的名字叫瓣臭菊。被叫成万寿菊，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。

16世纪中叶，这种植物传到我国华南，当时人们不知其名，由于它的花是瓣状的，叶又有一股臭味，人们便称之为“瓣臭菊”。据说有个县太爷60寿辰，管家为了增添气氛，在大门口摆上两列盆花，县太爷见后大喜，忙问：“这是什么花？”管家回答：“瓣臭菊”。不知县太爷是真的听错了，还是有意为之，笑着说：“啊，是万寿菊，万寿菊，好呀，好呀！”管家连忙恭维道：“对，对，是万寿菊，祝老爷万寿无疆。”从此，万寿菊之名便不胫而走。现在，万寿菊的花语定格为健康长寿。

湿地博物馆有几百种植物，但菊很少见，不知是不是园艺师对万寿菊的偏好，就只种植了这一种菊。因此，在这个季节，每天到园子里晨跑时，都能与粲粲黄菊见上一面。记得去年的约会一直坚持到深冬，直到下了一场鹅毛大雪。白雪的纯净，黄花的亮眼，相衬相映，更加的靓丽夺目。

这个季节，离湿地博物馆二十公里外，鹤乡菊海里的菊花也要盛开了。鹤乡就是丹顶鹤从北方飞来越冬的地方，菊海就是菊花的海洋。那里的菊，全不像湿地博物馆小小的一片，而是铺天盖地，有上万亩之多，一眼望不到边际。那里有各种品种的菊，有各种颜色的菊，有各种形态的菊。赤橙黄蓝的花，粲粲的让人陶醉。在园艺师的精心设计，各种菊在大地上组合了活泼可爱的图画，吸引着远近的游客来享受自然之美和天工之妙。鹤乡菊海的菊不仅奉献美丽，更可作为茶叶和药材，给农民们带来丰厚的收益。

秋天的家乡，有桂，有菊。但，桂只有香，而菊有味，有色，更有粲粲之美，还可入药，还可作茶。“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秋天适宜赏菊。